



《洞穴》(文摘)

着陶器,又把这当内部保安的女婿准时送回工作地点履行其职责。

西普里亚诺·阿尔格的女儿——她名叫玛尔塔,姓伊萨斯卡·阿尔格,伊萨斯卡源自其已故的母亲,阿尔格则是源自父亲——与丈夫的共处时间只有每月他在家时总共三天六夜的时光。就在头天夜里,玛尔塔怀孕了,但她还不知道。

这地方肮脏沉闷,了无生气,不值得瞧上第二眼。有人给这块广阔而毫无田园气息的土地冠以“农业区”这样的专业术语,和一个诗意的称谓——“绿带”。但是,放眼望去,在道路两边成千上万公顷的无边土地上,映入眼帘的只有巨大的长方形平顶构造,它们本由浅色塑料制成,伴随着岁月和灰尘的洗礼,变成了灰白或浅棕色。构造下方,路人视线所不能及之处,植物正在生长。一辆辆满载蔬菜的大卡车和拖拉机不时地从旁边的岔路上汇入主路,但大部分的运输都是在晚上完成,当前这个点,司机们要么持有可以在晚些时候运送的特快通行证,要么就是睡过了头。玛尔塔·加修悄悄擦开外套左袖手表,他有些担心,因为路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而且他知道,由此向前,进入工业区后,交通会更加拥堵。阿尔格看到了女婿的小动作,但他不动声色,他的这位女婿是个随和的小伙,这点毫无疑问,可就是容易紧张,生性焦虑,总为时间的流逝而不安,就算有足够多的时间,他似乎也从不知晓如何将其填满。

等他到了我岁数,不知会是什么样子,他心想。货车穿过农业区,来到工业区,道路也越来越脏,工业区内厂房林立,规模、造型、种类不一,还有球形和圆柱形的储油罐、变电站、管道网络、通风管、悬索桥、各种粗细或红或黑的管线、向大气中吐着浓浓毒烟的烟囱、长臂起重机械、化学实验室、炼油厂、或臭或苦或甜的气味、钻头发出的刺耳

噪音、电锯的嗡嗡声、蒸汽锤猛烈的敲击声,偶尔出现的某块悄无声息的区域,里面会产生些什么,无人知晓。正是在那个时候,西普里亚诺·阿尔格开口道,别担心,我们一定能及时赶到。女婿想要隐藏自己的焦虑,答道,我不担心。我知道你不担心,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西普里亚诺·阿尔格说道。他将货车转向一条为园内交通预留的辅路,说道,我们从这里抄近路走,如果警察问我们为什么不走主路,记住按我们说好的那样回答,就说我们需要在进城前到这里的一家厂子里办点事。马萨尔·加修深吸一口气,不论主路上的路况何时变得拥堵,他的丈人总能或早或晚地采取绕路的办法。他担心的是,丈人会因为分神而过晚地做出绕路的决定。幸运的是,他们从未被警察拦下过,尽管对此他丈人有所警告而他害怕发生这样的事。总有一天他一定会明白我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他也不需要每次都提醒我那个进厂办事的理由。他们俩谁都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马萨尔身上这身中心保安的制服,交警才屡次容忍或者说是好心视而不见,并非是因为有每回都能光临、赶也赶不走的运气,要是有人问他们,觉得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至今都免于罚款,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马萨尔·加修要是知道真相,他也许会向岳父面前对这身制服所赋予的权威予以更重的分量,而阿尔格要是知道真相,也许就会在同女婿说话时少一丝带着讽刺的傲慢。少者有力而无智,老者有智而无力,果真如此吧。

穿过工业区,城市终于开始显现。但现在他们看到的还并非城市本身,而是城市透过轻柔地洒在其上的第一缕殷红的朝霞所呈现的样子。

(摘自《洞穴》,若泽·萨拉马戈著,杨柳青译,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作者简介

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1922-2010)葡萄牙作家。1947年出版首部小说《罪孽之地》,1995年获葡萄牙语文学最高奖项卡蒙斯文学奖。1998年,因其“充满想象、同情和讽喻的寓言故事,不断地使我们对虚幻的现实加深理解”,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萨拉马戈的作品风格独特,内涵深刻,作品主题大多关心的是人类的命运与世界的未来。写作手法上,他创立了一种充满想象、隐喻和讽刺的小说类型,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赞誉。

他一生创作了数十部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总销售超过350万册,主要作品包括《修道院纪事》《洞穴》《大象旅行记》《石筏》《所有的名字》《重生》等。



《石筏》(文摘)

当若阿纳·卡尔达拿一根榆树枝刮了刮地面,塞贝尔尔所有的狗都吠叫起来,让当地居民陷入惊惧和恐慌。因为,自古以来人们一直相信,一旦这些默不作声的犬族开始吠叫,整个宇宙就已接近终局。这根深蒂固的迷信,或者信仰——很多时候它们是同一词——是如何形成的,今天已无从知晓,然而,通过类似的伎俩,即听说一个故事,再添枝加叶地复述它,法国的祖母用以下寓言含含糊糊:在古希腊的神话时代,也在这个地方,比利牛斯山东部的塞贝尔尔,一只长着三颗头的狗听到塞贝尔尔的名字时会发声吠叫,当它的主人、冥府渡船人卡戎呼唤它的时候。我们同样不清楚的是,这著名的、声调响亮的犬族经历了怎样机体的变异,它们退化的一颗头的子孙获得了可被证实的、确凿无疑的沉默。然而,这一点几乎人所共知,尤其是在老一辈人那里,守门塞贝尔尔,在中文里就这么写和念,凶神恶煞地看护着地狱的入口,以便没有灵魂胆敢逃脱。因此,或许因为邪恶的众神最后的怜悯之心,此后塞贝尔尔所有的犬族都永久地失声,也许是为了用沉默抹去对于地狱的记忆。然而,正如摩登年代清楚告知我们的那样,永久并不能持久,只消在这些天,在离塞贝尔尔几百公里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我们稍后会想起来,一个叫若阿纳·卡尔达的女人用榆树枝划了划地面,那边所有的狗都吵嚷着跑上大街,它们可是,再重复一遍,从来没见过过一声的。如果有人问若阿纳·卡尔达,她怎么会想到用一根树枝去刮地面,这看起来像是个疯狂的少年而非成熟女性的行为,她难道没有想过看似无意义的举动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这些举动——我们得提醒自己——往往是最危险的。也许她会回答,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树枝就在地上,我捡起来,画了一根线。你没想到那可能是根魔法棒吗?它对魔法棒来说太大了,而且我总是听说,魔法棒是由黄金和水晶做的,沐浴在光晕里,顶上还有颗

小星星。你知道那是根榆树枝吗?我对树木了解得很少,后来他们告诉我,无毛榆即山榆,植物学上讲都是榆属,它们没有超自然的能力,甚至不能改变它们的名字,但是,就这回来讲,即便一根火柴也能造成同样的后果。为什么这样说?老人们常对我讲,该发生的总会发生,它力量强大不可避免。你相信宿命吗?我相信必然。在巴黎,人们对塞贝尔尔市长的愚求捧腹大笑,后者打电话时好像正在一个狗窝里,这是他给狗喂午饭的时间。最后,仅仅在一位议会代表的不断恳求下——这位议会代表在塞贝尔尔出生和成长,因此熟知当地的传说故事——两名法国第二局的资深兽医才被遣往南部,带着调查这异乎寻常的现象,并提交报告和解决方案的特殊使命。与此同时,那些绝望的,近乎耳聋的塞贝尔尔市民在街道和广场上——从前令人愉悦的居所如今变成了地狱——散布了大量有毒的肉饼,极致的对付办法,其有效性经过了所有时代、任何地区的人类经验的检验。最终,有一只狗被毒死,但幸存者很快吸取了教训,顷刻之间,它们吠着,嘶叫着,号啕着,消失在临近的田野里,在那里,因为没有人明白的原因,几分钟之内全部再次安静下来。当两名兽医终于到达塞贝尔尔时,带到他们眼前的是可怜的梅朵尔,身躯已冰凉、膨胀,完全不像一只陪着丈人出门购物的幸福的狗狗,由于它已经很老了,还喜欢在太阳底下无忧无虑地打盹儿。然而,既然正义还没有完全抛弃这个世界,上帝充满诗意地决定,梅朵尔死于它亲爱的丈人制作有毒肉饼,据说这是为了毒死邻居家的一只不肯从她家的花园里滚蛋的母狗。兽医里较年长的一位,站在悲伤的尸体前说,我们来做尸检吧。事实上无此必要,因为塞贝尔尔的任何一位居民,如果愿意,都可以为死因做证。然而第二局的秘密意图,正如这涉密的行业里行话说的,乃是暗中检查这只动物的声带,这条狗,在它已确定的死亡带来的沉默和它看起来仿佛要持续一生的缄口不言之间,终于有了几个小时可以像普通的犬族一样吠出声来。徒劳无功,梅朵尔甚至没有发声,手术师感到讶异,但市长有他自己的看法,果断而明智:毫不奇怪,塞贝尔尔的狗有几个世纪没有叫了,发声器官业已退化。那么为什么突然又叫了呢?这我不知道,我不是兽医,但我们的担忧到此为止,那些狗消失了,无论它们在哪里,都听不见它们的声音了。被解剖又被草草缝合起来的梅朵尔,被送还给它哭泣的女主人,仿佛一个活生生的悔恨,活生生的,这就是悔恨在死亡之后的样子。在去机场的路上,两名兽医商议在报告里删去声带消失的诡异情节。看起来事实确凿,因为就在那天夜晚,一只长着三颗头、体型巨大的狗来到塞贝尔尔巡夜,它有一棵树那么高,但悄无声息。

(摘自《石筏》,若泽·萨拉马戈著,黄茜译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此处大海止息,土地伊始。雨落入惨白的城市,携带淤泥的河水滚流着,岸边的湿地盈满潮水。在沉郁的涨潮中升起一艘暗船,那是欲停靠在阿尔坎达拉港的“高地桥梁”号。这是艘英国船,属于皇家邮政航线。人们用它横越大西洋,从伦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海上留下梭子般的印迹,这里,那里,泊入同一港口,拉普拉塔,蒙特维多,桑托斯,里约热内卢,伯南布哥,拉斯帕尔马斯,以如此或相反的次序,而若航程顺利,还会在维哥和波洛格内港停留,最后抵达泰晤士河,如同此刻驶人特茹河,而你不会问哪一条河流更长,哪一个城镇更宽广。船只并不大,一万四千吨,十分适合海上航行,这次横渡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虽然遇到持续的坏天气,晕船的只有那些初次渡海者,或一些虽有些经验,却因难以治愈的胃部小敏感而受苦的人们。而且,由于船上自在的气氛和舒适的陈设,如其双生兄弟“高地帝王”号一样,它还被亲切地赋予了“船舶之家”的美称。二者都将宽阔甲板让给运动和阳光浴,比如,你可以玩板球,既然它是原野上的游戏,那么也可以在海的波涛上玩,这也展示了在大不列颠帝国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是出于决策者的意志。在气候怡人的日子里,“高地桥梁”是孩子们的花园,成年人的流连之地,但今天不是,一直下着雨,这是我们在海上的最后一个下午。透过晦暗的布满海盐的窗玻璃,男孩们窥视着灰色的城市,小山丘上低矮的都市,仿佛所有房屋都只有底层,偶尔窜出一座高耸的穹顶,一面强劲的侧墙,一个暗示着城堡遗迹的轮廓,除非这一切只是从阴暗的天空中倾泻的雨水瞬息万变的帐幔造成的假象,错觉,幻觉,那些来自外国的小孩,天性慷慨地赋予他们更多好奇,想要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父母会告诉他们,或者他们的妈妈,或者从这里经过去执行某项操作的海员会说,这里是 Lisboa, Lisbon, Lisabonne, Lissabon, 四种不同的说法,除去那些变体和不准确的形式。孩子们学到了之前缺失的知识,而让年轻的头脑更为困惑的是,这就是他们所知的一切,什么都不懂除了一个近似拼出的名字,以独特的阿根廷口音,或乌拉圭口音,或巴西口音和西班语音。后两种人能用卡斯蒂利亚语或葡萄牙语清楚正确地拼写 Lisboa, 发音却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既无法让普通人听懂,在书写里亦无所体现。清晨拂晓当“高地桥梁”驶离港口,但愿会有一丁点阳光和露出脸颊的天空,使这灰黑的雾霭并非完全是昏暗的,还看得见陆地,那些第一次路过此地的乘客已经记忆渺然,孩子们叨念着 Lisboa, 它自动从一个名字变成另一个,成年人皱起眉头,在一股刺穿了船木和铁器的湿气中不禁寒战,仿佛“高地桥梁”号正从大海深处滴落,双重幻觉的大船。从喜好和意愿上讲,没有人愿意滞留这个港口。

少数人要下船。船停了,舷门装上楼梯,不慌不忙地,行李搬运员和卸货员已经出现在下方,海关稽查员从屋檐下和塔楼的歇身处出来,和海关官员一同现身。雨下得柔和了些,若有若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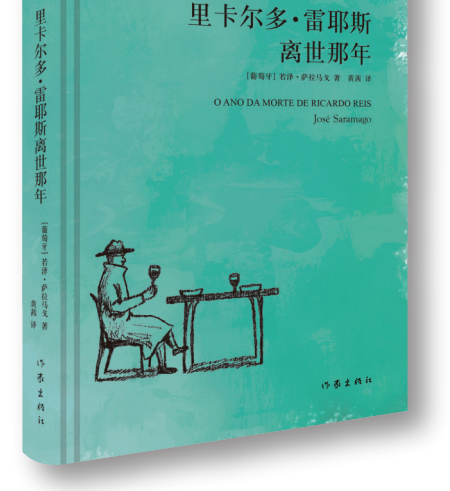
乘客们拥挤在阶梯的高处,犹豫着,似乎不相信

《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文摘)

已经可以下船。或担心会被带隔离区,或担心那些湿滑的阶梯。但真正震慑他们的是寂静的城市,或许所有人都死了,而这雨的下落只是为了让还矗立在那里的一切化入泥土。在港口周围,另一些舷窗微弱地反光,那些船柱是从树木上砍下的树枝,那些起重机能显得好安静。是星期天。

在海港的棚屋之后崛起幽暗的城市,隐藏在立面与墙垣里,仍然被雨水护卫。也许它正掀开沉重的、绣花的帘幕,以空洞的双眼往外瞧,听雨水从屋顶冲刷而下,流过檐沟,流向地下的沟槽,小径洁净的石灰石地面,流入涌动的排水沟,在被水淹没的地方,一些排水沟的盖子被水面轻轻地抬起。

第一批乘客下船了。单调的雨下一双双弓形的肩膀,手中握着包裹和小提箱,一副失神的模样。经历这场旅行仿佛一个流动的身影之梦,在大海与蓝天之间,船头节奏的升与降,波涛的颠与簸,催眠的地平线。有人把孩子抱在怀里,从孩子的沉默看来应是葡萄牙人。他没有询问这是哪里,或



者此前,为了让他在窒闷的寝宫里快速入睡,大人们向他许诺了一个美丽、幸福的城市。另一个迷人的谎言,因为这些人无法忍受移民的艰难。一位耄耋之年的妇女,由于坚持要撑开雨伞,让夹在臂下的一个绿色的锡盒,那盒子形状像个衣箱,落在港口的岩石上砸碎了。箱盖松开,内里的物品炸裂开来。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只是个人珍视的物件,一些彩色的布条,几封随风飘散的信件和旧相片,一串散碎的玻璃念珠,几只弄脏的雪白线团,其中一只消失在船侧与码头之间。是一位三等舱的乘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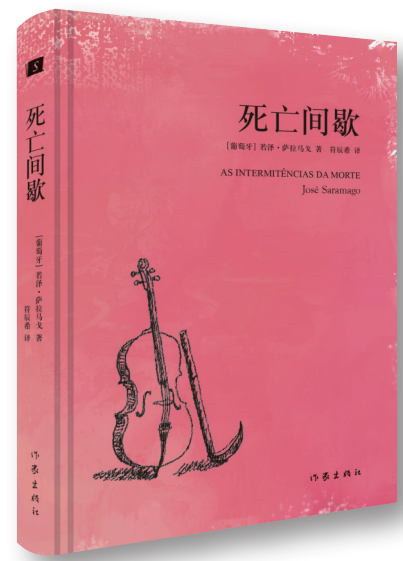
(摘自《里卡尔多·雷耶斯离世那年》,若泽·萨拉马戈著,黄茜译,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死亡间歇》(文摘)

第二天,没有人死去。此事实有违常理,所以给许多灵魂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从任何角度而言,这种影响都可以理解,只消想想,皇室四十卷全球史,从未记载过类似的现象,一个例子也找不到,一整天过去,二十四小时的挥霍,白昼黑夜,日出日落,没有一场抱病而终,没有一回失足坠亡,没有一桩成功自杀,没有,什么也没有。节假日里,总有人因为不负责任的逍遥和摄取无度的酒精在路上互相挑衅,看谁头一个抵达死亡,可是并没有司空见惯的车祸死亡。跨年的欢庆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其身后留下一串灭顶之灾,仿佛长着两副脑袋的老阿特洛波斯决定将她的剪刀藏起一天。

不过,流血是有的,而且不少。消防队员们困惑错愕,惶惶不安,强忍着恶心从一堆残骸中拖出血肉模糊的人体,根据撞击的数理运算,他们是必死无疑了,可是,无论事故多么严重,创伤多么痛苦,他们仍然活着,一路伴随着救护车刺耳的警报声被送往医院。他们不会死在半路途中,并且将推翻最悲观的诊断,这个倒霉鬼没救了,不用浪费时间给他动手术,外科医生边整理口罩边对护士说。

如果早发生一天,这个可怜人的确可救药了,可事实很清楚,受伤者拒绝死去。这里如此,全国皆然。旧年最后一天的半夜十二点前,人们仍然接受死亡,无论在生命结束这个根本问题上,还是在临死一刻选择结束的方式上,虽然体面、庄重的程度不一,却都还循规蹈矩,依例而行。有一桩事例尤为有趣,有趣是因为故事的主角特殊,乃是德高望重的王太后。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三点五十九分,没有人会幼稚到为王后陛下的存活赌上哪怕一根烧过的火柴棍。希望殆尽,医生在无情的医学铁证前缴械投降,王室成员按等级次序环立床边,无奈地等待着女族长咽下最后一口气,可能还会有只言片语的遗训,或许是一句意义深长的临终教诲,劝勉亲爱的王后子孙修养德行,或许是一句漂亮的回文,送给未来健忘的臣民。然后,时间仿佛停止了,什么也没发生。太后的病情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原处暂停,虚弱的身体悬于生死边缘,看上去时摇时摆欲坠,死亡,也只能是死亡,不知出于怎样的古怪任性,仍然攥着她



不放,只有一线游丝连接着生命这头。现在已经跨入第二天,正如故事开头所说,今天没有人会死。

时近傍晚,已经有传言开始散播,从新年开始,准确地说是一月一日凌晨零点,全国没有一例死亡报告。可以推想,这则传言或许源于奄奄一息的太后对死亡做出的惊人反抗,但事实上,宫廷新闻办公室在当日的常规医疗报告中,不仅向媒体透露太后的病情在夜间整体好转,甚至措辞小心地暗示,或是让人以为,太后的宝贵躯体有望彻底康复。乍看之下,自然会想到,传言可能是从某家殡仪馆流出的:看来没人想在新年第一天死去;或是出自一家医院:二十七床的那个家伙不死也不活;或是出自交警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这的确是个谜,路上出了那么多车祸,却没有一例死亡以儆效尤。风言风语的最初源头不得而知,虽然这与此后发生的事相比显得无足轻重,但传言还是见诸于报纸、广播和电视,并且让所有的编辑、助理和总编立刻竖起了耳朵,他们不仅善于长远就嗅出世界历史的重重大事件,而且在夸大其词方面也训练有素。不消一会儿,路上就冒出了几十个调查记者,随便逮到张三李四就盘问一通,与此同时,编辑部也炸锅了,电话机组以相同的探究热情震动个不停。

他们打电话给医院、红十字会、太平间、

殡仪馆、警局,打给所有这些,秘密情报局除外,原因不难理解,但所有的答复都简洁明了,如出一辙,没有死人。一个年轻的电视台女记者比较走运,她采访到一位路人,她一会儿看着女记者,一会儿看着镜头,其讲述的亲身经历简直就是太后陛下的翻版,当时正是半夜十二点,他说,我爷爷眼看就要走了,可就在钟楼敲响最后一下之前,他突然睁开了眼睛,好像后悔刚要迈出的那一步,他没有死。女记者兴奋至极,完全不顾被访者的反对与哀求,啊女士,求你了,不行,我得去药店,爷爷还等着我买的药呢,她一把将他推进采访车里,来,跟我来,你爷爷不需要什么药了,她高喊道,并让司机火速开往演播室,此时此刻,演播室里正有三位专家准备就这一奇异现象展开讨论,具体说,是两位显赫的巫师和一位著名的预言家,他们被匆匆召来对这一异象进行分析、发表意见,已经开始有些百无禁忌的幽默人士称其为死亡罢工。自信的女记者带着极大的幻觉在工作,她按字面意思理解了被访者的话:垂死者反悔即将迈出的下一步,也就是死亡、去世、翘辫子,于是决定返回。那个幸福的孙子说的是,垂死者好像后悔了似的,这跟一句简单粗暴的垂死者反悔了有着天差地别。一点基本的句法知识和对动词时态的起码了解,足以避免这样的错误,这个可怜的女孩子也不至被上级训斥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但是,无论领导还是记者都没有想到,被访者在直播中复述了这句话并在当天的晚间新闻里重播后,数以百万的观众产生了同样的误解,在不久的将来,这会造成本令人不安的后果,一场运动应运而生,参与的民众坚定相信,仅仅通过意志力的作用,死亡是可以战胜的,所以,先前的祖师辈辜枉然离世,都可被诟病为意志力薄弱。事态并未就此打住。鉴于人们无需做出什么明显的努力也照样不死,另一项群众运动接踵而至,该运动的蓝图更加宏伟,它宣告,人类自古以来长生不老、逍遥尘世的美梦,已变为人人可享的福利,就像每天的日出与呼吸的空气一样。虽说两派势力要争取同一拨选民,在这一点上双方达成了一致,他们同意提名那位勇敢的战士当荣誉主席,作为杰出的先行者,他在至关重要的一刻挑战并击败了死亡。众所周知,没人真会在意,从各项指标来看,这位可怜的爷爷陷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之中。

(摘自《死亡间歇》,若泽·萨拉马戈著,符辰希译,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